

这册小著，在十七八年苦苦的求索中终于问世了。

我最想向我们时代与国人汇报的是，关于诸葛躬耕地。

这是我近年到某高校历史学院面对院长介绍我的研究时，

「如若不这样说，历史科学的研究实际不容，我

人汇报，还想这样说，因为这一问题，此前绝大多数研究

「亮躬耕陇亩」的「躬」就是「习氏隆中」，并且研究

法，而笔者破解的「躬」就是「习氏隆中」，并且研究

史书记载着手，小新史论百。比如，决定「躬」

传》三「躬耕」文，「躬」躬耕于南阳

「三顾」访诸葛，当时大忌的发现，「躬」躬耕于南阳

市中心城区「卧」的发现，习凿齿「亮隆中」一得于「躬」

相矛盾，前者「有」的发现，习凿齿「亮隆中」一得于「躬」

朋友的批评，甚「有」的发现，习凿齿「亮隆中」一得于「躬」

可，赞同和较广「有」的发现，习凿齿「亮隆中」一得于「躬」

我最感谢的，我们生活在一个伟大的科学大发展的时代，

就是，二十世纪代初期笔者今译，出版诸葛亮全部著作

十三四平进展缓慢「草拟个一般的册子，少有突破性的发现，自

推动下，笔者连续三平余白天黑夜脑海里全集中于此一问题上，才

现，若非如此的要求与推动，恐怕再有十三四年，也不一定会有今天

破 解 诸 葛 躬 耕 地 千 年 悬 案

超 著

文心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破解诸葛躬耕地千年悬案/沙超著. -- 郑州: 文心出版社, 2010.12

ISBN 978 - 7 - 80683 - 941 - 6

I. ①破… II. ①沙… III. ①诸葛亮(181 ~ 234)—人物研究 IV. ①K827 = 36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258401 号

出版社: 文心出版社

(地址: 郑州市经五路 66 号

邮政编码: 450002)

发行单位: 全国新华书店

承印单位: 河南省瑞光印务股份有限公司

开本: 890 毫米 × 1240 毫米 1/32

印张: 11.5

字数: 320 千字

版次: 2010 年 12 月第 1 版

印次: 2010 年 12 月第 1 版

印数: 1 - 2000 册

书号: ISBN 978 - 7 - 80683 - 941 - 6

定价: 36.00 元

(本书如发现印装问题, 请直接与承印厂联系调换)

印厂地址: 郑州市二环支路 35 号

邮编: 450012 电话: 0371-63955319

序

南阳自古地灵人杰,圣贤辈出,商圣范蠡、科圣张衡、医圣张仲景、智圣诸葛亮,便是其中杰出的代表,古往今来备受人们的尊崇。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海内外人士赴宛拜贤朝圣之活动更是络绎不绝,如潮水涌动……

三国时期的历史复杂多变,风谲云诡。诸葛亮以其少有的“逸群之才,英霸之气”,辅佐刘备父子,为蜀之相国,“工械技巧,物究其理,科教严明,赏罚必信,无恶不惩,无善不显。至于吏不容奸,人怀自厉,道不拾遗,强不侵弱,风化肃然……可谓治世之良才,管、萧之亚匹矣!”正因为如此,古今学人致力于诸葛亮研究者多矣!其成果亦旷世空前。在这里我想特意介绍一下沙超先生的新作——《破解诸葛躬耕地千年悬案》一书。我与沙先生的交往已经多年,记得在2007年全国两会期间,他惠赐我一篇有关诸葛亮研究的文章,拜读之后深为先生对该问题研究之执著,对事物观察分析细致入微之精神所折服。如今他在掌握大量史料的基础上,驾轻就熟地对诸葛亮躬耕地问题进行了更加深入的研究。该书主要内容为诸葛亮“躬耕于南阳”原因之谜、异议初解又起争议之谜、王隐《蜀记》记引真相之谜、“习氏隆中说”真假之谜……取舍得当,重点突出,其匠心安排,很有特色。条分缕析,思路清晰。在各种证法的基础上,尤长于理证。广征博引,据事实以说理,依论据而立论,这也是历史唯物主义者应特有的正确态度,读后使人对问题的看法有已渡迷津、豁然开朗

之感！

总之，在《破解诸葛躬耕地千年悬案》出版之际，应沙先生之约，我禁不住拿起笔来，爰书数语，特向广大读者推荐这本好书。

袁祖亮

2010 年 11 月 22 日

前 言

20 世纪 90 年代初,本人今译、出版诸葛亮全部著作^①的同时,就不知天高地厚地荡起一叶小舟,在五千年历史长河中,捧起一朵闪光的浪花——诸葛亮的“躬耕”文化,用双目镜拍下来,洗入脑海中,慢慢地品味着、抚摸着、研究着,十七八年来,逐渐形成一册小著,名曰《破解诸葛躬耕地千年悬案》(下简称《破解悬案》),并行将出版、问世了。

我想起研究过程中一位学兄终告里的慨叹:你怎会抓住这个专题?既是“悬案”,必然是争得难解难分,又逾千年,看来历史上就是因难断而悬起;清咸丰年间时任南阳知府的顾嘉蘅因破解不了才留于南阳武侯祠一副和史(事)联:“心在朝廷原无论先主后主,名高天下何必辩襄阳南阳。”你破解得了吗?退一万步,就是你破解了,此系历史科学,科学又来不得半点虚假,硬对硬,如若你破解定为某一方,另一方不服,少不了再起纠葛,不仍是悬案吗?到那时你怎么收场?你有比顾先生更妙的对策吗?不如让在不断争议中永远地悬下去吧!

本人好解难题的性格使我不遗余力地钻研着,钻研着。当我改毕《破解悬案》时,我把她合起来,端详着,抚摸着,可能由于付出、难

^①见《范帝良臣处事兴邦策言录·孔明心书》,中州古籍出版社,1994 年 11 月出版。

产与她美好真谛的缘故吧,我非常喜爱她,几乎爱到骨头缝里,因为我已把全部的爱献给她;同时,我也已看到,连她头发梢起都流露着本人的血汗!于是,我还随感为她写了几句打油诗,今录下两句:“历史科学和谐千年解悬案,躬耕文化双赢发展响世界”,算是对已逝学兄一片好心的慰藉吧!那么,她的美好真谛在哪里呢?

这就是,研究过程中,我根本意想不到的:伟大的五千年光辉历史给予的答案竟是“躬耕”文化双赢发展将响震世界!

一

《破解悬案》共八章。第一章,诸葛“躬耕于南阳”原因之谜。道的是诸葛“躬耕于南阳”的两个客观原因——诸葛义愤离襄阳,高阳华里葬叔父和三个必然的客观原因:一是到帝乡“南阳”实现“兴复汉室”的将相夙愿;二是到帝乡“南阳”积铸“兴复汉室”的将相智慧;三是到帝乡“南阳”便待“兴复汉室”的礼贤明君。第二章,异议初解又起争议之谜。主要内容是,陈寿撰《三国志·诸葛亮传》维护与强调诸葛“躬耕于南阳”。关于其中的“维护”,道的是刘备南阳“三顾草庐”访诸葛后,社会上有一种流言飞语与此产生异议,说“刘备屯于樊城……亮乃行北备”,并且已记入《魏略》《九州春秋》二书中;陈寿撰《诸葛亮传》(下简称《亮传》)时,根据自己“任蜀为观阁令史”时收集的诸葛交代“躬耕于南阳”的上《疏》(后人称《出师表》)千真万确,面对2:1的悬殊,果断摒弃“亮乃北行(樊城)见备”说,把《疏》文作为引文,撰入《亮传》中,在维护“(先帝)三顾臣于草庐之中”说的同时,也客观上维护了诸葛“躬耕于南阳”说,使之得以千古流芳,并排除异议。但陈寿死后60余年,东晋后期史学家习凿齿“亮家于南阳之邓县,在襄阳城西二十里,号曰隆中”说(简称“习氏隆中说”,下同)问世后,就把陈寿维护与强调的诸葛“躬耕于南阳”变成了襄阳隆中。从那时起,双方就不断产生争议。这就是异议初

解又起争议之谜。第三章,王隐《蜀记》记引真相之谜。所记,既历史上第一次以“亮故宅”把诸葛和“隆中”联系起来,这就是“王氏隆中说”,所引,李兴《祭诸葛文》有关记载,又成为发现诸葛“躬耕于南阳”(“弑诸葛之故乡”)的具体地点的有理、有力证据。第四至七章依次是:“习氏隆中说”真假之谜、裴氏注引真相之谜、“习氏隆中说”发展特征之谜、“习氏隆中说”派生真假之谜,共同阐明为《亮传》“亮躬耕陇亩”作注客观上又把诸葛立《疏》交代的“躬耕于南阳”改头换面到“襄阳隆中”的“习氏隆中说”及其派生事物(比如《隆中对》)都是虚假的、错误的。为便于史家、大家、有关官员和热爱诸葛躬耕文化者阅读与审核,笔者这里先简明地道明其虚假、错误的三个原因。具体如下:

1. “习氏隆中说”的“亮家”违反历史唯物观。诸葛交代的是“躬耕”,习凿齿偷换成“亮家”。“家”有二义:一是“家者,居也”的古义,适用于上、中古;一是包括“家庭”在内的“家乡”“故乡”的今义,主要形成于司马迁撰《史记》中“人名”+“地名”的“家”的格式。比如,“项籍者,下相人也”“诸葛亮字孔明,琅邪阳都人也”。而晚于司马迁四五百年的习凿齿这里的“亮家”用的却是古义,既换成襄阳隆中,又掩盖了诸葛“琅邪阳都”这“家”。大史家司马光“初,琅邪诸葛亮寓居襄阳隆中”,表明“亮家”是“琅邪”而不是“隆中”,“隆中”是“寓居”而不是“躬耕”。这实际上就是对“习氏隆中说”的批评与指正。习凿齿错在什么地方呢?很明显,错在当用“家”的“今义”偷换成“古义”了。这样,习凿齿就违反了文字学上的历史唯物观。

2. 习凿齿“隆中说”自相矛盾。关于“习氏隆中说”,亦可称谓“亮家隆中说”,其特征是“亮家”“隆中”辖于“南阳之邓县”,出于晚期著作《汉晋春秋》;习凿齿还有一种“隆中说”,出自早期著作《襄阳记》。内容是:“襄阳有孔明故宅……宅西面山临水,孔明常登之,鼓

瑟为梁甫吟,因名此为乐山”^①。从这“孔明故宅”“宅西”所“面”的“山”是“乐山”看,这“孔明故宅”位于“乐山”东。下面专说“襄阳有孔明故宅”,正如北京有恭王府——恭王府辖于北京那样,应辖于襄阳。又由于王隐《蜀记》记“至隆中,观亮故宅”^②,所以乐山东的“孔明故宅”所在的“隆中”应辖于“襄阳”。这就是“亮宅隆中说”。其突出特征是“孔明故宅”所在“隆中”辖于“襄阳”。至此,习凿齿的“亮家隆中说”与“亮宅隆中说”自相矛盾了。从卖矛又卖盾的故事问世数千年来,矛盾的事物是不会得到人们的信任并且是永远得不到人们信任的。

3. 诸葛早就划定“躬耕于南阳”与“隆中”无关的界限。诸葛立《疏》交代“躬耕于南阳”的“建兴五年”是公元227年,而魏武(曹操)“立襄阳郡”的“建安十三年”是公元208年;据此,魏武“立襄阳郡”的时间在先,诸葛“躬耕”正式交代的时间在后。下面我们来看魏武所设“襄阳郡”及其下辖的县:

襄阳郡。统县八:宜阳 中庐 临沮 邓 襄阳 山都 邓城 鄢^③

在此八县中,“邓城县”原是建安十三年前“后汉”时南阳郡“邓县”的一个部分——古樊城(“邓城,汉邓县,属南阳郡,古樊城也”)^④,地理位置在汉水以北二十里;而“襄阳县”从来都在汉水以南。这是一。再者,由于“孔明故宅”所在“隆中”应辖于“襄阳”,所以,“立襄阳郡”后,“隆中”仍应辖于“襄阳县”;可持“隆中”观者却称辖于“邓城县”,这就明显有误。至此,我们看,不管“隆中”辖于汉水以南的“襄阳县”,还是汉水以北的“邓城县”,208年后都辖于“襄

①见中华书局根据清张澍《诸葛忠武侯文集》校点、1960年第1版、1974年第4次印刷的《诸葛亮集·附录》卷五《遗迹篇》第216页。下同

②见中华书局1959年第1版、1985年第8次印刷的《三国志》卷三十五《诸葛亮传》第936页注释。本书引文出自二十四史的史籍,版次、印次均与此同

③见《晋书》卷十五《志第五·地理下》第455页

④见《旧唐书》卷三十九《地理志》第1550页

阳郡”是肯定的、无疑的。据此，诸葛交代的 227 年时，身为蜀汉丞相已六七年，对于魏武“败于赤壁”到“刘备没（歿）后”行政区划的变化定然了如指掌，因为有些变化还是经诸葛之手完成的。试看：

荆州统南郡、南阳、零陵、桂阳、武陵、长沙、江夏七郡。后汉献帝建安十三年，魏武尽得荆州之地，分南郡以北立襄阳郡，又分南阳西界立南乡郡……及败于赤壁，南郡以南属吴，吴后遂与蜀分荆州。于是，南郡、零陵、武陵以西为蜀，江夏、桂阳、长沙三郡为吴，南阳、襄阳、南乡三郡为魏。而荆州之名，南北双立。蜀分南郡，立宜都郡，刘备没后，宜都、武陵、零陵、南郡四郡之地悉复属吴。^①

这里“刘备没后，宜都”四郡“悉复属吴”的决策，实际上就是“及备殂没，嗣子幼弱，事无巨细，亮皆专之”^②所作的决定。可见诸葛对当时这些行政区划变更的熟悉程度。让我们把话再说回到“魏武尽得荆州”、“立襄阳郡”“及败于赤壁”“刘备没后”和诸葛上《疏》的 227 年，诸葛立《疏》交代“躬耕于南阳”应指“后汉”建安二年正月至十二年某月出“庐”的十年挂零“躬耕期”。按当时行政区划，遵习凿齿《襄阳记》“秦兼天下，自汉以南为南郡”“秦兼天下，自汉以北为南阳郡”与张守节《史记正义》“秦置南阳郡，在汉水之北”^③记载，汉水就自然成为南郡、南阳郡的南北界河；又“两汉沿之”，因《汉书·地理志》《后汉书·郡国志》南郡、南阳郡下都明记“秦置”^④二字，表明二郡郡县两汉都沿袭秦代制度。而“隆中”历史地理位置从来都在汉水以南，习凿齿《襄阳记》曾记辖于“襄阳”，所以，就不能并不该再

①见《晋书》卷十五《志第五·地理下》第 454 页

②见《三国志》卷三十五《诸葛亮传》第 930 页

③见《史记》卷五《秦本纪》第 216 页注释

④见《汉书》卷二十八《地理志》第 1563、1566 页；《后汉书》卷二十二《郡国志》第 3476、3479 页

辖于“南阳之邓县”。如果诸葛交代“躬耕于南阳”的具体地点真像习凿齿所记“在襄阳城西二十里，号曰”的“隆中”，诸葛的立《疏》交代应有两种情况：一是遵诸葛“过于丁宁周至”的文风^①可交代成“躬耕于襄西南阳”；而从诸葛不是这样交代已证“习说”有假。二是依当时区划可直接交代为“躬耕于襄阳”。因为诸葛立《疏》交代时非常明白“隆中”那地方辖于“襄阳(郡)”；今从诸葛“交代”不是“躬耕于襄阳”而是“躬耕于南阳”看，诸葛立《疏》交代的“躬耕于南阳”与“隆中”肯定无关。由于这事是经已任六七年蜀汉丞相诸葛亮之手，这肯定无关，又具法定性。这就是诸葛早划定“躬耕于南阳”与“隆中”无关的界限之谜。

至此，我们看，为“亮躬耕陇亩”作注的“习氏隆中说”，即“亮家”“隆中”辖于“南阳之邓县”说，就成虚假的、错误的，并且具有法定性。

第八章，“躬耕地”真相大揭秘。下面说。

二

让我们接说第八章“躬耕地”真相大揭秘。这就是，历史科学和谐千年解悬案，躬耕文化双赢发展将响震世界。关于“历史科学”句，就是顾嘉衡先生的“和史(事)联”掩盖不住的双方争议的千年悬案在历史科学的不断探索发现中破解了，并且是当初根本意想不到的和谐地对双方都有益——并且是黄金、白银滚滚来的大益地破解了；至于“躬耕文化”句非常明显，就是襄阳、南阳双方“躬耕”文化又都是各有特色的双赢局面，共同发展并将响震世界……

具体说就是：今遵照《诸葛亮传》原始史传与较早有关文字记载揭开真相后，南阳是诸葛交代的、最早记载的、曾被占领的、今已澄清

^①见《三国志》卷三十五《诸葛亮传》第931页

的、还其原貌的、堂堂正正的“诸葛躬耕地”，无疑了，肯定了，并且今已一千七八百年。不管共和国主管文化的机构任命不任命，它都是当之无愧的！若这样，可能有人质问：这不把“隆中”这一千五六百年来在“习氏隆中说”的虚假中形成的历史上曾相当“热闹”今更“热闹”且誉满全国的“诸葛躬耕地”这一殊荣给破毁了吗？笔者的答复是：非也。首先当有个实事求是的姿态：虽然不系堂堂正正的“诸葛躬耕地”，却还是堂堂正正的“诸葛故居地”；还当有个科学公正的看法，根本不是什么破毁不破毁的问题，而是还事物以本来历史面目的问题。不过，在我五千年文明长河中，在我辽阔国土的大好河山及其颂歌——诗歌的海洋中，常有“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的美境。这就是，以“录写”“存录”为特征的史学，比如《三国志·诸葛亮传》，由于今已全面证实为“亮躬耕陇亩”作注的“习氏隆中说”是虚假的、错误的，所以诸葛亲自交代“躬耕于南阳”的这金光灿烂的“诸葛躬耕地”，对“隆中”来说，确实已是“山重水复疑无路”的局面；但却由《三国志》（包括裴松之注释）所记历史事件和三国讲史话本等为题材经“演义”而诞生的新事物——《三国演义》中却获得新生。请看：《三国演义·定三分隆中决策》中“未出茅庐，已知天下三分”的“诸葛答对刘备问计”的地点在哪里？答复是“隆中”。据此，这“隆中”就是《三国演义》里的“诸葛躬耕地”；又由于这“躬耕地”的根据是《三国演义》，所以，应谓“演义诸葛躬耕地”。这就是，“隆中”还是“演义诸葛躬耕地”。不过，它不是起于一千七八百年前“亮躬耕陇亩”与上《疏》交代的“躬耕于南阳”时，也不是一千五六百年前的习、裴时代，而是起于罗贯中著成《三国演义》的元末明初时，到现在仅640余年罢了。这就是两种“诸葛躬耕地”的形成过程。这实际上已经正式揭秘：“南阳”是“诸葛躬耕地”，和此前国务院已命名的“武侯祠”，“隆中”除“诸葛故居地”外，还是“演义诸葛躬耕地”。这都是符合历史科学并永远光耀史册的，正像《三国志》和《三国演义》永远齐光那样！

至此,可能有人庆幸:还是“南阳”这“诸葛躬耕地”真,100%的含金量,闭上眼也会感到金灿灿光芒四射!《三国演义》的算什么,哪能赶得上这“历史”的灿烂光辉呢!研究人的看法恰恰相反。不可小觑“演义”,未来“隆中”反倒因“演义”而更加繁荣昌盛、兴旺发达、辉煌灿烂、光彩夺目。谁都知道:“演义”的文学性是个广阔的天地,随“义”是它兴旺的动力,驰骋是它腾飞的翅膀,形象是它逼真的特色,真情是它铸聚的召唤……它绝不似“历史”的,不能施润,不能添叶,必须保持它原汁原味的“真”。中国人自古是讲发展的,并在发展中和谐、壮大、富强、光明、美好。如此说来,“南阳诸葛躬耕地”只能在“真”中金光四射、光辉灿烂;而“演义诸葛躬耕地”却能“海阔凭鱼跃,天高任鸟飞”。比如,不仅可依“刘玄德三顾草庐”“定三分隆中决策”而发展其有关文化建设,还可按“演义”的特色把有关人物和中华民族传统的崇高美德与伟大宝贵的“仁义”结合起来,以深化“义”的内涵,从而形成一个以诸葛为代表的天下“义”苑。若这般,未来“隆中”的兴旺、腾飞、逼真,特别是传统的“义”和理想的“义”盛开的宝贵的“义”花的世界铸聚力,不仅是中国的“演义躬耕”名胜处,还是真正意义上的天下“义”苑云集地!——托尔斯泰墓苑世人瞻仰,莎士比亚故居享誉世界,以“未出茅庐,已知天下三分”德智化身、名贯中外的“诸葛故居地”加“演义诸葛躬耕地”,世界哪里名声能与之媲美呢?这就足以让天下人络绎不绝,一个劲儿地拥来呀!这是本人依“演义”的思路展现“隆中”的美好未来。同样,关于南阳,本人也以必须保持其原汁原味的“真”为核心规划了它更加美好的未来,这就是,在还诸葛“躬耕于南阳”历史本来面目的过程中,更当以“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德智化身、名贯中外的“诸葛躬耕地”,加到帝乡“南阳”实现“兴复汉室”的将相夙愿、到帝乡“南阳”积铸“兴复汉室”的将相智慧、到帝乡“南阳”便待“兴复汉室”的礼贤明君而饱吮帝乡“南阳”为帝、为相的琼浆而成为中国五千年历史上百姓心目中第一贤相的祭念地“武侯祠”,加新发现的陈

寿维护与强调诸葛“躬耕于南阳”那些原始记载,加新发现的刘备“南阳”“三顾草庐”访诸葛的真面目那些记载,加新发现的太安二年(303年)晋惠帝平定张昌起义命令刘弘“至宛”“镇宛”京师南大门保卫战中,刘弘转命李兴与李兴《祭诸葛文》中记载的:“天子命我,于沔之阳”“宛城”“登隆山”“规廓”(草庐)处,“弑诸葛(躬耕)之故乡”……把这些此前史家、大家忽略与习凿齿有意掩盖的真相都以扩建馆舍、彩塑绘画伴文字连环再现出来,在中国的大地上建设一块以“真”为核心的还“真”、保“真”、兴“真”、颂“真”还诸葛“躬耕于南阳”历史真面目的中外大“真”苑。有道是,人心向善,人心向“真”:中国人是这样,亚洲人是这样,欧洲人、美洲人、非洲人、大洋洲人,天下人都是这样。如若把卧龙岗建成这般的天下大“真”苑,到那时,天下人风起云涌般拥来,这不是黄金、白银,白银、黄金滚滚来吗?待到金灿灿的黄金堆满卧龙岗的时候,那原汁原味的“真”不是更加光辉灿烂、光芒四射吗?

三

介绍了八章内容以后,还有一点告“罪”与说明。这就是:重复是文章的大忌;而本人这册小著也有一些重复现象。有的是因重要而重复。比如,由于三“躬耕”这统一体是“决定‘诸葛躬耕地’的理论基础”的基础,阐明陈寿强调诸葛“躬耕于南阳”时详细地破解了它,行文中阐明观点时好多地方又运用它,这是一重复。有的是阐明不同观点而重复。比如,刘备“襄阳”访司马德操是当时大忌与刘备“襄阳”“三顾”访诸葛是当时大忌的论据相同,甚至论证过程也几乎相同,这是二重复。有的是因独立成文而重复。具体说,就是前两篇附文:一是从正文中成段性提炼而成,比如,《诸葛“躬耕于南阳”具体地点之谜》;一是运用正文观点、材料重新写成,比如,《〈研究所认定〉错误很多,理当修订》。同时,“前者”又全文性作为“后者”的论

据。若能从谋篇、写法的角度看这“重复”，本人负“罪”感带来的愧疚就大为减轻了。借此，也特予告“罪”与说明。

四

以上，就是本人小著《破解诸葛躬耕地千年悬案》的精髓。下面是我的很多心里话：

我最想向我们的时代与国人汇报的是，关于诸葛“躬耕”文化，我确有很多此前史家、大家未有的新发现。这是我近年到某高校历史学院面对院长介绍我的研究时说的一句话，曾遭院长轻轻的嗤之以鼻。我接着说明，“如若我不这样说，又与历史科学的研究实际不符，我说的是实话。”院长听我往下介绍了。今天我向时代与国人汇报，还想这样说：因为此前绝大多数的史家、大家都遵依为《亮传》“亮躬耕陇亩”作注的习凿齿先生“亮家”“隆中”辖于“南阳之邓县”说，而本人破解的核心就是这“习氏隆中说”，并且研究的重点是从《亮传》这原始著作和早于习凿齿的史书记载着手，全册大小新发现逾百，其中最主要的有九：一是决定“诸葛躬耕地”根源史据或谓理论基础上的发现；二是《亮传》三“躬耕”刘备三“三顾”的地点遵诸葛“躬耕于南阳”的交代都应是“南阳”的发现；三是陈寿维护与强调诸葛“躬耕于南阳”并与“襄阳隆中”无关的发现；四是诸葛“躬耕于南阳”具体地点是南阳郡宛城附近“隆山”今南阳市中心城区“卧龙岗”的发现；五是刘玄德“襄阳”“三顾”访诸葛是当世当时大忌的发现；六是习凿齿“亮宅隆中说”辖于“襄阳”与“亮家隆中说”辖于“南阳之邓县”自相矛盾且前者“亮宅”有误、后者虚假、错误的充分证明；七是关于《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诸葛亮躬耕地在襄阳隆中》的决定错误很多，理应修订的发现；八是由于诸葛“躬耕于南阳”具体地点是“宛城”与“襄阳隆中”隔育阳、穰、邓等数县 200 余里不邻，“习氏隆中说”已成“空的”的发现；九是诸葛“躬耕于南阳”的派

生物——《草庐对》是正确的,“习氏隆中说”的派生物——《隆中对》是错误的,以及真假《隆中对》的发现等。我正等待史家、大家和关心诸葛“躬耕”文化的朋友们的批评,甚至严厉批判;当然也期盼着史家、大家和关心诸葛“躬耕”文化的朋友们渐渐地接受、认可、赞同和较广泛的支持与拥护……

我最感谢的是,我们生活在一个伟大的科学大发展的时代,就是本人的如此破解也得益于这伟大的时代。这就是,20世纪90年代初期本人今译、出版诸葛亮全部著作的同时就着手研究诸葛“躬耕”文化这一专题,十三四年进展缓慢,仅草拟个一般的册子,少有突破性的发现;在科学发展观“破解发展难题”的要求与推动下,笔者连续三年余白天黑夜脑海里全集中于这一悬案上,才有这质上的飞跃,才有这突破性的众多新发现,若非如此的要求与推动,恐怕再有十三四年,也不一定会有今天!对此,我深深地感谢与庆幸!

我最赞美与钦佩的是史家陈寿的科学无畏精神与历史唯物科学态度。这就是,史界先辈陈寿原“仕蜀为观阁令史”,入晋后,奉晋武帝皇命编撰《诸葛氏集》完成《诸葛亮传》,面对诸葛“鞠躬尽瘁”辅佐蜀汉这“敌国诽谤”,而“存录其言”“录写上诣著作”的科学无畏精神,冒死而“无所革讳”,和针对《魏略》《九州春秋》二书所记“亮乃北行(樊城)见备”说与先帝“三顾臣于草庐之中”而形成的异议,深信自己曾任史官时所集诸葛上《疏》(后人称谓《出师表》)这第一手资料的千真万确,勇敢摒弃二书记载,并把先帝“三顾”所在的《出师表》果断作为引文,撰入《三国志·诸葛亮传》,从而使诸葛交代的“躬耕于南阳”得以千古流芳的历史唯物科学态度。

我也赞美王隐著史上的求实美德。比如,他在《蜀记》中已记“晋永兴中,镇南将军刘弘至隆中,观亮故宅”;而“隆中”从来都在汉水以南。此与下文所引李兴《祭诸葛文》中的“天子命我,于沔之阳”自相矛盾,非常明确。就在此行文过程中,如若王隐把“于沔之阳”的“阳”改为“阴”,前后就统一了;但王隐未这样做,他保护了历史的

原貌。本人为他这种求实的科学美德而赞美。虽然这里反映了他自然主义真实的历史观,也符合《晋书》“文辞鄙拙,芜舛不伦”“文体混漫义不可解者,隐之作也”的评价,但本人却从中看到王隐“儒素自守”的本色与赞美皇命在汉水以北的纪实美德。

我还赞美司马光主动改正习凿齿“亮家”与“躬耕”的错误。这就是,司马光《资治通鉴》记“初,琅邪诸葛亮寓居襄阳隆中”:其中,“琅邪诸葛亮”表明诸葛亮的“家”是“琅邪”,而不是“隆中”;“寓居”表明诸葛亮是“寓居襄阳隆中”,襄阳隆中是“诸葛寓居地”而不是习凿齿骨子里的“诸葛躬耕地”;同时,也是对“习氏隆中说”“亮家”“襄阳隆中”的批判与指正。笔者也同样赞美盛弘之、郦道元改正习凿齿露骨的“嗣宅”说。这就是,习凿齿《襄阳记》“嗣有董家居此宅”中的“嗣”,因孔明与后代未要这宅子,称“嗣(继承)”有误;郦道元《水经注》引“盛弘之记云”就改为“先有董家居此宅”,表明郦、盛二史家这里改正习凿齿露骨的错误。这两例,后者是用词上的小错误,前者已涉及“习氏隆中说”里较大的问题,但都未涉及“习氏隆中说”的本质。不过,在那个时代,从指出其错误的性质与精神看,还是非常宝贵的。

下面,笔者还想说说在我研究过程中帮助和支持我完成这册小著的官员、学者、朋友与热爱者,我感谢他们——

我既尊敬又感谢的是省政协副主席、省民进主委、郑州大学博士生导师袁祖亮教授百忙中为笔者小著写序,并在序言中恰当地评论了我的研究与成果。借此致以崇高的敬礼!

我衷心感谢的是前地委秘书长诸葛亮研究会会长已故李兆君先生和市原政协主席、今诸葛亮研究会会长解朝来先生在“诸葛躬耕地”研究上取得的成绩与作出的贡献!

我同样感谢的是南阳市冯晓仙副市长,她在中华书局主办《文史知识》“南阳文化”专号研究写作任务的会上表扬了本人在诸葛“躬耕”文化上的研究,并鼓励我深入钻研,有更多突破性的科学发

现,为还诸葛“躬耕于南阳”本来历史面目而作出贡献!

我四感谢的是民进南阳市主委刘荣阁、副主委萧庆玲以及张茹对我如此的研究给予的关怀、帮助与支持,并介绍到南阳电视台。

我五感谢的是《南阳日报》支持新生事物。2006 年秋,我带着初草成的《该还诸葛“躬耕于南阳”本来面目》(《破解悬案》的前身,六七万字),走进总编室。总编让我压缩至一万余字,后经责任编辑王笑荷女士的修改与又压缩,于 2007 年 3 月 2 日在“南阳文化”版上以《诸葛亮“躬耕于南阳”的历史本来面目》为题发了一版。其中,主要发的是我首探的裴松之为《三国志》作注的四条注则与后人错待注则的症结,这就是我那时少有的新发现。当时,我还自订 100 张,可能由于我想以此唤还诸葛“躬耕于南阳”本来历史面目的热心与诚心感动了总编和编辑,贵社“赠送”。我深深感谢贵社热爱南阳和对科学研究者的支持。不仅如此,我更赞美贵社编辑身上有一股支持新生事物、支持科学研究的精神。同时,也很感谢责任编辑王笑荷女士付出的辛劳与智慧和赶排的深夜崔伟女士打电话要加小标题的贡献!

我六感谢的是南阳理工学院郭建生副院长为我的研究于 2007 年初夏在贵院会议室举行的名家研讨会。

我七感谢的是南阳师院历史文化学院院长张保同、副院长郑先兴二教授接连三次为我安排座谈与有新意的讲座,促使我在研究的基础上第一次提炼出《诸葛“躬耕于南阳”具体地点之谜》这篇讲稿,它的突出价值是在历史上蛛丝马迹的记载中,寻到了诸葛“躬耕于南阳”的具体地点是“于沔之阳”南阳郡“宛城”附近的“隆山”,今日南阳市中心城区的“卧龙岗”。我感谢两位教授院长提供的平台和客观上促成发现的精神。再谢谢!

我八感谢的是南阳社科联李义祥主席得知《具体地点》刚在师院讲学并决定要在社科联机关刊物《卧龙论坛》上发表(发表于 2009 年第 4 期),和责任编辑叶伟杰为篇幅所限压缩稿件所付出的智慧!